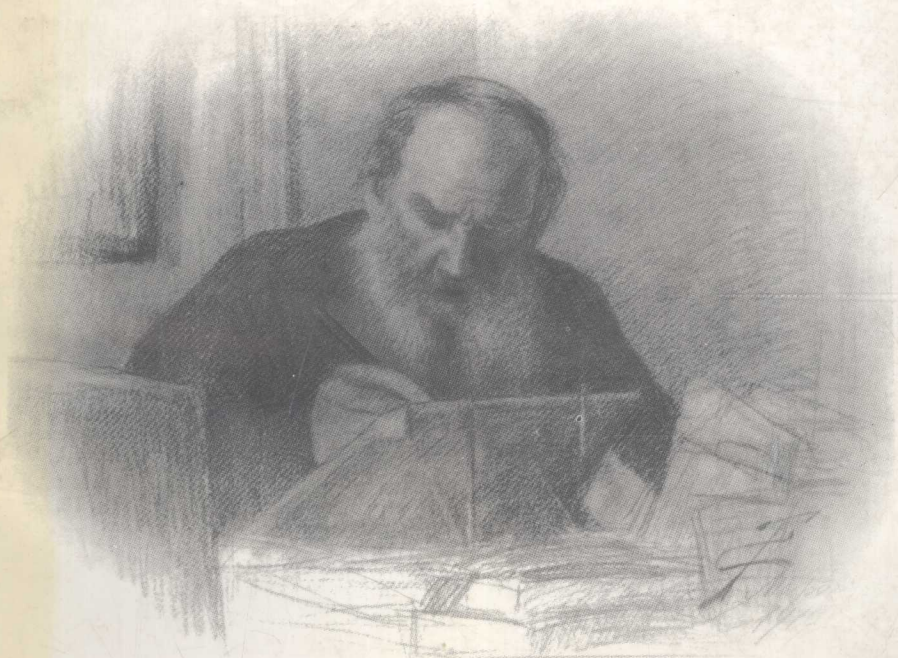


洞烛心灵

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



王景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洞 烛 心 灵

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

王景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王景生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0

ISBN 7-80109-139-6

I. 洞…

II. 王…

III. 托尔斯泰, L. N. — 小说 — 心理描写 — 文学研究

IV. I51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869 号

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 王景生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0 千字 印张:6.375

版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9.95 元

序

陈 荣

王景生同志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①，要我写个序言。书前的序文颇像脸上的眉毛，虽似不可或缺，实属可有可无。因此我有点犹豫，但却答应了：由于我与他的特定关系，这里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不成文法，义不容辞。在此我谈谈有关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是心理描写在托尔斯泰创作艺术中的地位。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文学巨

① 出版时，他对论文的一些章节，作了调整，成为几篇单篇论文，但其中思想内容是有内在联系的。

人。亨利·詹姆斯说他像“一匹大象”，像“一片天然湖”。的确，他硕大无朋，令人莫测涯际，不易师法，也不易研究。不过，就他的艺术成就而言，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正像俄国批评家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稍有保留地说的，他是荷马，又是莎士比亚，^①易言之，他是史诗诗人，又是心理诗人。过去苏联批评家赫拉普钦科也持此看法。他说：“史诗性叙事和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反映生活的两个不同的、但有时又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方面。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来说，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从来不是互相隔绝的……”^②

史诗诗人与心理诗人！他确实无愧于这两个称号。只是如果说这二者在他身上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也无轩輊之分，那么二者在他创作中，从其出现的时间先后和所占的空间而言，却非完全一致。一方面，在时间上，虽说早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哥萨克》里就已含有史诗因素，但托尔斯泰只有在《战争与和平》问世之后才成为史诗诗人；反之，在他创作伊始，从《童年》、《少年》到《战争故事集》，短短四年间，他就以心理诗人崭露头角，此后则与他的创作相始终。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既有卓识、又有预见。在1856年他就断言：“心理分析几乎是使他[托尔斯泰]的创作才能具有力量的一种极重要的特质。”又说：“他大概会写出许多作品，它们将以其他更为动人的特质……而使每个读者惊奇不置……但真正的行家永远

① 《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

② 《艺术家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

会像现在那么明显地看到，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① 这是天才的预言，无怪乎被普列汉诺夫誉为“重大的文学的功勋”，^② 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摇篮旁边，就确切地断言他身上的心理诗人将永呈异彩。另一方面，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上，托尔斯泰主要在几部长篇和像《哈吉穆拉特》那样的小说里，才以史诗诗人的全貌出现，反之，在他全部艺术作品里，则总是显现心理诗人的风采。由此足见心理描写在托尔斯泰创作中的重要位置，而这位置也决定了心理描写研究在托学中的重大意义。

其次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新论”的所谓“新”，新在哪里。

迄今为止，托学的历史已一个半多世纪，托学的论著几乎汗牛充栋，对这位作家所作的研究，可说是明察秋毫之末。然而，关于他的心理描写的特色，却还是若隐若显，似乎隔着一层迷雾。而且如果说这层迷雾中也有些透明的地方，那么这一线光明首先来自上面提到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于一百五十年前的那篇论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真不愧为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高瞻远瞩，洞察心理描写永远是托尔斯泰的“基本力量”，而且通过同其他作家的比较，鞭辟入里，道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独具一格的特色。他说：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

① 《〈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小说集》，载上引《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下文引用此文时，不再注明出处。

② 上引《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256页。

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诗人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与他们不同，“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批评家意犹未尽，他还进一步以托尔斯泰分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相比较。关于前者他说：“心理分析通常具有一种可以说是叙述的性质——拿来一种固定的、静止的情感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给我们以一种解剖的图表……”这里指的当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姓名。原来，早在十年前(1846)批评家瓦·尼·迈科夫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心理诗人”，并且赞叹说：“《双重人格》对我们展示了心灵的解剖学”^①。这也就是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看来，托尔斯泰是描写心理过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解剖静止的心理(要注意，迈科夫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双重人格》)。车尔尼雪夫斯基还附带谈到：有的作家只写“心理过程的开端和结尾”，即“这个链条的两端的环节”，而托尔斯泰则是写过程本身。这段话不一定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却正好切合他的特点。因为近年来有些批评家说，他也写心理过程，只是略去中间环节。

然而，托尔斯泰并非一般地写心理过程。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阐明，像莱蒙托夫，虽然也写心理过程，但这个方面在

① 《瓦·尼·迈科夫文学批评论文集》，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1985年，第180、182页。

其创作中不起主要作用；而又只“从属于情感的分析”。他以《当代英雄》中毕巧林的一段独白为例，说明莱蒙托夫并不从人物的“内心生活的各个时刻着眼”，特别是，这段独白是理智的、分析的、清醒的，而在托尔斯泰那里，像《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里普拉斯库钦被炮弹击中后的一段内心独白，展现的则是“在我们眼前成长、进展和变化的概念和情感在半幻想和半反省中的串连一起”。在另一处他更全面地阐述托尔斯泰笔下心理过程的特殊内容：这就是“……由某种环境或印象直接产生的一种情感怎样依从于记忆的影响和想象所产生的联想能力而转变为另一些情感，它又重新回到以前的出发点，而且一再循着连串的回忆而游移而变化；而由最初的感触所产生的想法又怎样引起别的一些想法，而且越来越流连忘返，以至把幻想同真实的感觉、把关于未来的憧憬同关于现在的反省融合一起。”由这里提到的“记忆”、“想象”、“联想”、“印象”、“幻想”等作用，以及意识的“游移”、“变化”、“流连忘返”等自由流动的形式来看，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理解的托尔斯泰心理过程的特色，十分接近现代小说所谓的“意识流”。关于这些，我在《列夫·托尔斯泰和意识流》^①一文中对两者的同异作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补充两点。第一，当批评家把这种“心理过程”称为“心灵辩证法”时，又说并不认为“托尔斯泰一定经常会给我们描写这样的画面”（而这“画面”或“心理场面”是指上述普拉斯库钦的那段“内心独白”）。这句话值得玩味，它可以有三种理

^① 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解。其一是：托尔斯泰并不一定写心理过程，因为他说托尔斯泰有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场面”，举的例子是《弹子房记分员笔记》，这个作品中确实没有写任何的心理过程。但也可以作另一种理解：即托尔斯泰笔下的“心灵辩证法”并不等于他所写的心理过程。或者反过来说，他笔下的“心理过程”并不都是“心灵辩证法”，即：“心理过程”>“心灵辩证法”。因为托尔斯泰笔下许多“心理过程，即使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中所引用的《两个骠骑兵》中女主人公丽莎的那段内心独白，也是理智的、清醒的、很有逻辑的，而不像普拉斯库钦那段独白恍恍惚惚、飘忽不定、“游移”“变化”、“流连忘返”。最后还可以有一种理解：即“心灵辩证法”可以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就是像上举丽莎那种内心独白，它虽然是理智的、逻辑性的，但却是矛盾的、辩证地发展和变化的心理过程；而“狭义的”则是像普拉斯库钦那段接近于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我倾向于最后的这种理解，因为它较符合实际，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没有作出明确区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批评论文一般是“文不加点”的急就章，写就立即刊出，不像研究性论著经过反复琢磨。可是，这一术语因他未作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内涵不明，边界模糊，从而可能妨碍了过去苏联研究者对它与“意识流”的关系的了解。他们中大多数没有注意到这种关系；有些人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只有少数研究者明确地觉察并说出“心灵辩证法”开现代小说中意识流的先河，但也语焉不详，并没有从托尔斯泰创作中广泛寻找实例，加以全面和深入的阐明。因此我们说，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重要特色——“心灵辩证法”，尚在若隐若显之中。

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托尔斯泰在其发轫之初，在 1852 年，曾写过一篇《昨天的故事》，这部试笔埋没了七八十年；直至 1928 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中首次问世后，仍然幽光不显。它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不能说是完美的作品，然其意义却不可忽视。一方面，从它可以得知托尔斯泰是从反省内心而不是从观察外界开始创作。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已据《童年》、《少年》等作品断言，托尔斯泰心理分析才华的特点主要“来自独立的[精神的]活动”，亦即“自我反省”，“不倦地自我观察的努力”，而《昨天的故事》这部专写自我内心活动的习作给这论断提供了力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可惜它未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寓目，不然，将使他大大丰富了他所说的“心灵辩证法”的内容。正是这个作品使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击节赞赏，从而声称：托尔斯泰是先于乔伊斯数十年的、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并深深惋惜它没有写完。遗憾的是，就是什克洛夫斯基也仅限于点出，而没有细作分析。别的批评家，如艾亨巴乌姆和布尔索夫虽也曾谈到这个作品，却没有着眼于其意识流等特点。

从王景生同志的论文将会看到，他的所谓“新论”或“论新”，就是由过去苏联批评家在研究上述几个问题止步的地方起步，也就是以他们所达到的终点为起点，并对此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给予新的照明。

最后谈谈我对论文的印象，并顺便谈谈对王景生同志的一些期望。

论文选定托学中心理分析这一重要题目，专攻前人重视不够的从内部描写这一重要方面，避免泛论，重点突破，在出

发点和研究的思路上颇有见地。如上所说,它以前人的终点为起点,首先对过去为人忽略或重视不够的、作家的习作《昨天的故事》,以及虽脍炙人口却未经深入探索的术语“心灵辩证法”作了详尽的剖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二者与意识流的联系,并阐明前者的重要意义——它是托尔斯泰“描写内心世界的入口处”,而对后者,则一一点评了历年来苏联研究界有关的各种见解,揭示其真正内涵。论文还从这“起点”前进,审视托尔斯泰全部创作中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分别对这二者的各种形态和各种类型作了细致的论述。这里观察的独特角度——“论新”和提出的见解——“新论”,都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些“新”并非驾空立说或标新立异,而是立足于丰富的材料:除广泛搜集过去苏联有关的各家论说之外,所有论述都以来自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例证为依据,而且这些例证一般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并非信手拈来,而是“披沙拣金”,从作家的全部创作中精心采撷和筛选出来的。这些方面,显示了作者的认真探索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论文的另一特点是溯本穷源,重视考证工作,如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的著作权问题,“心灵辩证法”一词的来源问题等都费了一番钩稽工夫;尤其是百多年来研究界有关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特色的论点,虽片鳞只爪,都一一缕述,如数家珍,从此也见出作者锲而不舍的精神。此外,论文中借鉴一些西方文论,却做到“为我所用”,入而能出,如关于意识流与内心独白的关系,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批判吸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凡此种种,诚为研究者必备之条件,但在目前文艺界中却是难能可贵的。

我对王景生同志的一些期望,是同论文直接间接有关的。

在“新论”中论及的是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中与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有关的部分,也就是最能显示他的创新的、从内部描写的部分。而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不仅在后期,就是在前期和中期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地方通过“场面”,通过“外部表现”,不是从内部描写,不是借重意识流或内心独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他善于抚弄的不仅是这一根琴弦”,而是通过“场面”,通过人物的动作、表情或言词等“外部表现”。对此,论文尚未论及。其原因之一是他集中全力于“新”的方面;其次是像他在后记中说的,因为时间不够。关于后一点,说来话长。

原来,在他写学位论文之初,我们确定的题目是《托尔斯泰与中国》。且不说这位伟大作家对我国遭受列强压迫曾表示深切同情,他与我国文化与文学有过多重联系。一方面,他深深共鸣于孔子、老子以及孟子和墨子的学说^①(在他《全集》中涉及老子和孔子及其著述的分别为三百二十七处和二百九十六处之多),他在七十年代末世界观激变前就注意到老子^②,而在激变后,孔子的治国、齐家、修身……与“中庸”之道,老子的“无为”与“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墨子的“兼爱”等思想同他的自我修身与不以暴力抗恶思想几乎水乳交融(固

① 托尔斯泰于1891年说,在他思想成熟的岁月里,对他起影响的哲学家,在东方,孔子和墨子的影响是“很大”,老子的影响“巨大”。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6卷第68页。

② 见阿·希夫曼:《列夫·托尔斯泰和东方》,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第56页。

然他有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五四以还,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曾对我国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田汉、夏衍等十来位作家起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无论从文化交流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研究这一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而这个题目在过去苏联或俄国还几乎是一片处女地。说“几乎”,因为过去苏联学者阿·希夫曼在其专著《列夫·托尔斯泰和东方》中曾辟专章论及中国,分别分析托尔斯泰对老子、孔子、孟子及墨子的有关论述^①。但希夫曼对几位中国哲学家了解不够,使用的多为第二手材料,分析尚欠深入;至于托尔斯泰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则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另一位学者塔·莫迪廖娃在其长达七百多页的巨著《论列·尼·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中则知难而退,避而不谈东方,首先是中国^②。这不足为奇,因为此类工作确实不能由俄国学者,而只能由我国学者来完成。他们曾寄希望于我们,过去苏联汉学家访华时曾向我们提过这个要求。因此我瞩望王景生同志能担任起这个任务。他作过努力,收集了五四以来重要作家的部分有关资料,并开始进行探索。可是不久,他得到去俄国进修的机会。机不可失。但这机会对于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的课题却是负数。因为去俄国搜求中国作家的有关资料,虽不能说

① 见上引《列夫·托尔斯泰和东方》,第51—101页。

② 《论列·尼·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该书第347上注①中说:“在这部著作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可能涉及(更不用说认真研究)托尔斯泰对东方文学的影响问题,因为这种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过,而为了研究它,需要一整批东方学者。”

是缘木求鱼,至少是多劳少获。因此,在他出国前,我建议他更改题目,改为诸如托尔斯泰的美学之类的问题。不料到俄国后情况有了变化。他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进修,指派给他的导师是莉季娅·奥普尔斯卡娅。她是托尔斯泰专家。当她得知王景生同志曾拟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这一课题时,极力劝他坚持原来计划。事与愿违,在俄国收集有关资料实际遇到困难,研究工作无法开展。但他这次赴俄国,包括出国前集训,共历时一年半多。回国后,时间很紧了。于是决定改为现在这个题目。选定这题目,考虑的角度首先是资料,以及它的意义,而不是图轻松,因它也是难度不小的题目,他也是经过努力,始能如期圆满地完成的。

基于上述,我期望于王景生同志的有二:一是进一步探索托尔斯泰通过“外部表现”的心理描写艺术,给我国读者展示作为心理诗人的他的全貌;二是把《托尔斯泰与中国》一题研究到底,为中俄文学因缘增添托学的新的篇章。

列夫·托尔斯泰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既敬重其创作,更景慕其人格。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可多年以来,工作多头。他之于我,宛如隔水芙蓉,可望而不可即,只在“行有余力”时作点探索。虽则也写过有关他的几篇文字,却强半是赶任务,是订制货,都得按特定的要求,泛谈一切,不允许作专题研究。而现在,去日苦多,既嗟歧路亡羊,又惜驽骀伏枥,虽壮志之犹存,恐补牢之已晚。是以寄厚望于景生同志;因其年富力强,又能埋头于专业研究。韩愈有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荀子则云:“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当以此作为我的良好祝愿。

目 录

1	序..... 陈 荣
1	引言
17	《昨天的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未发表的 一篇意识流小说
35	“心灵辩证法”辨析
57	列夫·托尔斯泰叙事中的意识流
99	列夫·托尔斯泰叙事中的内心独白
132	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比较问题 ——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谈起
146	列夫·托尔斯泰的三大小说
159	附录
183	后记

引 言

本集名曰“新”论，实则主要论“新”。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道：“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钱钟书钩稽中国古代文化时指出：“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①。列夫·托尔斯泰也认为：“艺术的……条件是新颖”^②，“再也没有比艺术中的保守更为有害的了”^③。小说贵在立新，名作当破时体。这一破一立，颇含辩证关系。不破自然不立，不立也无所谓破。但小说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890页，中华书局，1991年。

② 《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53卷第156页。

③ 同上书，第81页。

家之破立,并非废弃传统,而是变传统作新奇,化熟悉为陌生,进而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立。每个真正的小说大家,无不在此破立之中,为他那一时代的小说艺术带进新颖和有价值的东西。

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是欧洲十九世纪小说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在小说叙事形式的许多方面震古铄今,不仅使古典现实小说臻于完美,而且为二十世纪的小说艺术开拓了道路。心理描写技巧是列夫·托尔斯泰雄浑博大的小说艺术世界中的一块丰饶的田野:一方面,它为文学这部人类心灵的史书增添了崭新的一页,另一方面,则在叙事方法上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以往的研究往往更多关注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天地中的广阔深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以及那回肠荡气的探索精神和发聋振聩的批判力量,相对地便减弱了对其精湛的艺术形式的探究。至于心理描写的技巧,在列夫·托尔斯泰研究中的位置,则尤为名实不副。

集子中的几篇文章,主要就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这一题目,分别从几个方面论述列夫·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技巧上的新颖之处,而暂不顾及其他。

集中的前两篇文章,探讨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探索内心宇宙的开端,以及他的这种探索在当时俄国文学评论界引起的最有洞察力而且也可说是最早的鉴定。前者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最早的叙事作品《昨天的故事》,后者指的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特点的十分精辟而又脍炙人口的评语:“心灵辩证法”。